阿拉宁波话

“木”中藏着的机巧

赵淑萍

宁波人的“谐音梗”玩得很溜，损起人来不动声色，被调侃的人往往要过半晌才反应过来。比如，管人叫“王伯伯”“黄豆汤”，其实就是说此人“狂妄自大”。因为，在宁波方言里，“黄”“王”“狂”发音相同。再比如“丁相公”，乍听像是尊称某位丁姓读书人，其实是吐槽此人死板教条、不知变通。原来，宁波话里“较真”说成“顶真”，而“顶”与“丁”同音，于是“丁相公”便成了“顶真先生”的戏称。还有“大襟布衫”，表面说的是传统服饰，实则借“大襟”与“挖进”（意为只往自己兜里揣）音近，暗讽此人只进不出、一毛不拔。这些谐音妙语，既见方言智慧，也藏着宁波人独有的含蓄与辛辣。

宁波话形容人“木”，可比普通话里一句“榆木疙瘩”或“木头”要鲜活得多。《红楼梦》里的二小姐迎春，诨名“二木头”，就是因她性格木讷懦弱。而到了宁波人嘴里，“木”的层次与神态，被分得既细致又生动。比如“木笃笃”，这三个字自带音效，仿佛以手叩木，声音钝钝的、闷闷的。再比如“木肤肤”，这个更妙，几乎有了触感，整个人好像触碰到了年轮一圈圈的老木头，钝钝的，实实的。还有“木头人孩”，“人孩”即木偶人，原本有几分呆萌可爱，但若是提线木偶，那便全无生气了。而形容一个人反应迟钝、后知后觉，还有“木知木觉”一说。

宁波人如对着某人喊“木器店”或“木器店老板”，是暗讽这人反应迟钝、慢半拍。

其实，若不玩谐音梗，宁波的木器店老板可是体面人物。宁波木作，又称“甬作”或“甬式家具”，自明清以来便自成一派，以宁波为核心的浙东地区，是传统家具的重要产区，与苏式、广式、京式并称中国明清家具四大流派。其底蕴深厚，远不是几件家具那么简单。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先民早已玩转榫卯结构，还“出品”了一只木胎朱漆碗。别看它个头不大，口径才十来厘米，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实物之一。而保国寺更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被誉为“江南第一木构”“中国南方第一古建”。最令人叹服的是，寺里整座大殿未用一枚铁钉，全靠斗拱层层交错、榫卯严密咬合。千年风雨之下，岿然不动，足见宁波木作之功。

宁波人的木作，心思巧得很，“算计”精得很。紫檀、黄花梨等上等红木太贵，那就和本地榉木、黄杨木一起用，这种“混搭”叫“分色做”，既省了成本，又用深浅色差拼出层次感。更绝的是“拷头”工艺，把小料用榫卯接成连绵的一根藤纹，边角料在木匠手里成了艺术纹样，既不浪费又显功夫。木头里还藏着彩头，例如将五种木材组合，取“五世（树）其昌”之意；红木与榉木相配，则暗喻“中举”做官。宁波特色非遗“三金一嵌”中，骨木镶嵌属于纯木作，朱金漆木雕则属于木雕和漆艺的结合体，泥金彩漆本身是漆艺，但在宁波传统中它大量应用于木胎器物。这些工艺广泛应用于“千工床”“万工轿”等婚嫁重器上，是宁波“十里红妆”婚俗文化的物质载体。千工万工，木作里的那份精细、体面与讲究，既是匠心，更是脸面。

宁波木作名头响亮，能在这一行里站稳脚跟的木器店老板，手里都有“几把刷子”。他们不光卖各式各样的木制家具，还接定制，甚至顺手卖卖木工艺品、小摆件，还承接维修。只要一张图纸，甚至光凭你嘴里一个模糊的想法，他们就能在脑子里把整件家具的骨架搭得明明白白。甬式家具在当年可是响当当的招牌，宁波城里的红木作坊开得密密麻麻，坊间甚至流传“城外和丰纱厂，城内红木工场”的说法。所以说，木器店老板不仅不“木”，反而精明通透，手上见功夫，心里有算盘。

宁波话中还有一个和“木”有关的词——木屐鞋。木屐鞋，就是木头做的拖鞋，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宁波慈湖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两件残存木屐，属良渚文化遗物，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木屐实物。中国木屐在唐时传入日本，后来成为和风木屐的老祖宗。木屐鞋的特点是又宽又大，走起路来不太跟脚，稍不留神就容易甩出去。宁波人便借它打了个比方，说一个人做事“木屐鞋”，意思就是这个人没把分寸拿捏好，一不小心就踩过了界，失了体统。

宁波方言的高明之处，在于幽默——不把话说满、说透，点到即止。这份拿捏得刚刚好的分寸感，才是宁波人骨子里真正的智慧。

谢灵运雕像与谢界山村

谢灵运父子与宁波

道老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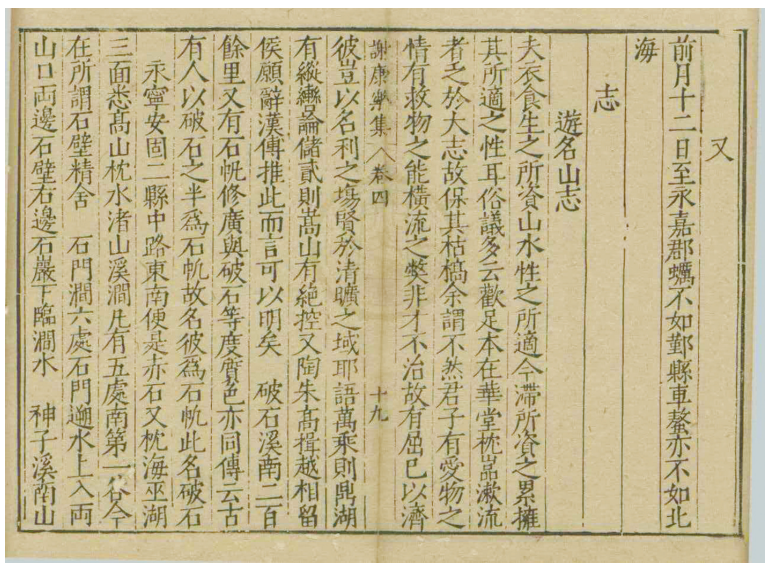
丹虹

谢灵运，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诗书双绝。他曾开凿古驿道，后来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的滥觞，引得李白等诗人纷至沓来追寻谢公足迹。在《山居赋》中，他将四明山一带归入“神仙所居”之列；而《答弟书》中的那句“蛎不如鄞县”，则是充满烟火味的品鉴。两处笔墨，一虚一实，折射出他眼中的宁波既带着仙气，又是一方美食之地。

与父亲的浪漫主义不同，谢灵运之子谢凤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刘宋元嘉年间，他出任鄞县令。在任上，谢凤筑碶架桥，泽被一方。

父亲的文人理想与儿子的民生务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戏剧般的冲突，构成了丰富而真实的人间故事。

去年在旅居地嵊州，邻人递给我一本研究谢灵运的内部文献汇编。没翻阅几页，即见一段引用文字：“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这是谢灵运《答弟书》中的话。公元422年，他被外放任永嘉太守。初来乍到，可能水土不服，加上仕途失意，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未免流露挑剔之意。


天一阁藏《谢康乐集·四卷》中有『蛎不如鄞县』之句

牡蛎，宁波人通常称为蛎黄或蛎蝗，我父亲特别爱吃。记得童年每当冬春蛎黄肥壮时，祖母去菜场总会买，用清水淋干净后装入蓝边大碗，中间覆只碟子以沥水。蘸点撒入姜末的酱油，父亲能囫囵吞下整个蛎黄，我一点也不馋。而他在享受丰腴鲜滑的美味后，随口扯的那些文人轶事，倒是入了我耳。前阵子回镇海老家，我提到自己在写一篇关于谢灵运与宁波的文章。父亲立刻笑道：谢灵运说鄞县的蛎黄好吃。

当时鄞县属于会稽郡，现在的奉化区在秦汉时大部分是古鄞县的辖地。谢灵运的祖宅就在会稽郡的始宁县，与鄞县邻近。袭封“康乐公”的他，想吃新鲜蛎黄是不难的。

点评鄞县蛎黄好吃的，并非谢灵运独家。清代浙东学派大家全祖望对奉化鲒埼一带的蛎黄也情有独钟，他写有《蛎房》诗：“鲒埼蛎房最美，小山扈竹成蚝。梅花一粒如指甲，不数闽中巨族排。”并加注：“吾乡鲒埼所产过闽种。”意为鲒埼牡蛎虽小如指甲，但风味胜过福建的巨蚝。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牡蛎也有记载：“蛎黄生石子上，壳与石子胶粘不分。剥肉作羹，与蚶、蛤相似。一名鬼眼，乐清、奉化两县土产，别地所无。”

谢灵运后来在永嘉任上终于吃到了味道不错的牡蛎，于是，在现存的《游名山志》残文中留下这么一句：“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这里的新溪在今温州乐清，与袁枚说的相合。

其实，宁波人的吃蛎史源远流长，8000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堆积的牡蛎壳，说明先民早就享用这一美味了。古籍中记载了这种海鲜的生长状态：“附岩石生，相连如房。”查阅资料得知，本地蛎黄风味独特，是因为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肉质特别肥嫩鲜美。从前宁波人过年，蛎黄绝对是上台面的冷盆。吃不惯生食的我，因谢灵运的这句点评，特意去菜场买了蛎黄来塌蛋，味道果然透鲜。

谢灵运的《山居赋》是他辞官归隐始宁时写的。始宁县治所在即现在嵊州的三界镇，那里属谢家的封地。谢灵运在描述山居生活时，详细介绍了始宁墅周边的地理环境，其中涉及宁波的几个古地名，尤其重要的是，注释了“四明”的由来。

“四明”作为山名出现在文献里，比谢灵运记录更早的是东晋孙绰，他在《游天台山赋》中写道：“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而这座山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被称为“句余”山，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四明七观》中也明确写道：“东有名山，曰‘句余’，实维四明。”

孙绰只提到此山，未解释为何叫“四明”。谢灵运的贡献在于把“四明”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的地理特征对应起来，记录了其得名缘由。后世文献都沿用“四明”因“四窗透光”而得名这个核心逻辑。

前不久，我们从嵊州出发去余姚四窗岩。冲着李白“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这一诗句，我们凌晨四点闹钟响起床，以为上了山就可看到“日出红光散”的壮丽景色。谁知四窗岩在山腰的崖壁上，先生查看手机上的指南针，说朝南咋可能看日出。虽扫了点兴，但也算遂愿到了目的地。

纵观上下，觉得刘长卿的《游四窗》诗写得形象：“苍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珑开户牖，落落明四目。”洞内各室贯通，被岩石隔成四扇石窗，总体并列在朝南的崖壁上，旁边最小的一扇略侧东向。

谢灵运这样一位“放浪山水，探奇览胜”的旅行家，应该亲身到过四窗岩吧？令人意外的是，黄宗羲持否认观点。黄宗羲治学严谨，在撰写《四明山志》时，很多地方都要亲至。当踏勘四窗岩时，发现四个洞口总体是在同一面崖壁上，并非如谢灵运所注的“四面”。显然，他认为四面系方位概念，即理解为四面八方之意。于是，黄宗羲在《四明山志》中指出谢灵运“据传闻，未尝亲见耳”。

但如果把“面”当作量词呢？谢灵运“四面自然开窗”中的“四面”，是否可以理解为“四扇（石窗）”？

当然，比起谢灵运的模棱两可，黄宗羲的考释诗《石窗》不会产生歧义：“高阁云中见，四窗一面连。梯空寻地穴，炼石举危天。宝镜开霜晓，朱帘卷暮烟。自从刘阮后，康乐亦遥传。”

与父亲谢灵运缥缈的诗意与仙道情怀相比，谢凤在宁波为官的政绩，被实实在在记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奉化谢公庙被列入赐封，地方官重修庙宇，并请贝琼作记。在《宋县令谢公庙记》中，贝琼追述了谢凤于元嘉年间任鄞令时的功德：兴修水利，于县东筑“方胜碶”，蓄水灌田五千余亩；碶北有大溪阻隔，为使百姓不再为过溪涉水发愁，他又架设石桥，后人称为“谢凤桥”。谢凤深得百姓爱戴，任内即被立生祠祭祀。去世后，百姓奉其为神。

为了方便百姓出行，谢凤架设了过溪石桥；同样为了出行，谢灵运开辟了一条从始宁直通临海的山路。他带领数百随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惊动了临海太守王琇，以为境内闯入了山贼。谢灵运此举本为游山玩水，尽管这位“旅游达人”开出的路后来成为唐人寻访山水、吟咏往来的通道，只是这般任性出格的举动，为他日后的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谢灵运在流放地广州被诬谋反，死时年仅49岁。从桀骜不驯的父亲身上，谢凤至少领悟到，为官第一要务是为民。修碶、架桥，正是这些踏踏实实的举动感动了宁波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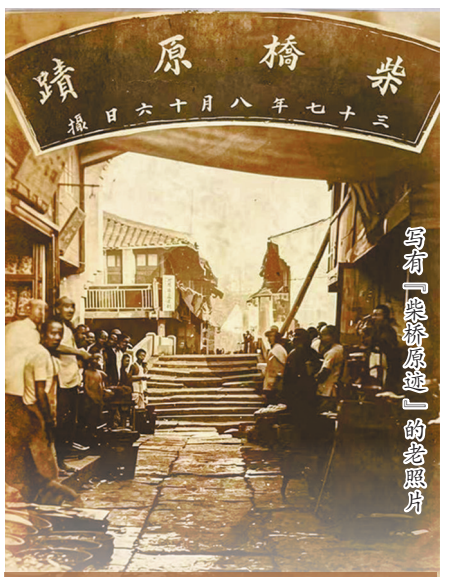
谢灵运当官不成，却成就了山水诗文。奉化区大堰镇的谢界山村，据说因谢灵运游历至此而得名。今天的人们将传说打造成了文化符号：白墙上绘有谢灵运的诗意图，斜对面塑有他的全身像；康乐诗坊、诗田山居等适合文旅打卡的景观和民宿，与炊烟袅袅的老屋相映成趣。

归途中，经过界岭，美景如画，这不正是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诗句的真实写照嘛。

眼前的青山绿水，又让我想到方胜碶。这项由谢凤主持修筑的碶闸水利工程，经历代重修，持续发挥作用一千多年，惜如今原貌已不存。

父子俩，一个是寄情山水的浪漫诗人，一个是筑碶架桥的实干县令。今天，只要还有人读谢灵运的诗文，还有人讲谢凤的故事，他们的形象就依然鲜活。

乡愁



一桥双影 留住柴桥旧时光

陈一鸣

前不久，慈城钱文华发来一张难得的老照片，瞬间钩沉起一段芦江往事。照片正面写着“柴桥原迹”。背面短短几行小字，藏着七十多年前重修古桥的故事。照片原主人是当年牵头修桥的周耕庐先生，后来照片几经辗转流落到上海古玩市场，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北仑柴桥这片故土。

这张柴桥老照片并非孤品。早在2019年，浙江大学戴成钧教授就把他父亲戴楚舫拍摄的柴桥旧照无偿捐赠给了中国港口博物馆。两张相继现世的照片，完整记下了1948年柴桥老石拱桥被拆除改建的全过程。一桥双影，互为呼应，把古镇的烟火日常缓缓铺展在眼前。

浙东柴桥古镇，因桥而得名，芦江水绕着古桥流淌数百年，桥便是古镇的根。相传，宋代柴姓百姓在江上搭起木桥，唤作“柴家桥”。明代重修石桥时，桥身刻下“进士桥”三字，以纪念清廉御史沃頖；清道光八年（1828年），钟怀谦、刘翼等人合力捐资大修，正式定名为“柴桥”。一座古朴的石拱桥稳稳横跨芦江，一守就是100多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柴桥，有“小宁波”的美誉。芦江两岸商铺林立，航船往来不绝，药铺、当铺、绸缎庄沿街排开，穿山半岛的物资在此集散。可是，挡不住岁月侵蚀，道光年间修建的石拱桥早已伤痕累累，桥身倾斜，石块松动，河道淤塞，往来行人提心吊胆，重修古桥成了全镇人共同的心愿。

旅居上海的实业家曹莘耕始终记挂家乡，牵头成立建设协会，拿出钱款启动修桥事宜。周耕庐是修桥的核心主事，受曹莘耕托付，他牵头组建工程委员会，召集镇上乡绅、商户一同商议，丈量桥基，采购建材，协调民居拆迁，大小琐事都由他奔走处理。

1948年，拆桥动工那天，不少百姓自发来到芦江边，目睹这座陪伴了几代人的老桥走完最后一程。戴楚舫举起相机，从侧面拍下了歪斜古桥的全貌；身处工程一线的周耕庐，则聚焦柴桥上的围观群众及周边商贸兴旺的景象。两张照片虽视角不同，却同样真切，定格了全镇百姓同心建设家乡的动人模样。

施工期间，新桥抬高桥面需要征用部分岸边房屋，部分屋主心有不舍，周耕庐又联合一众乡绅反复上门劝解协商，顺利化解分歧，让修桥工程稳步推进。当年秋天，崭新的水泥拱桥落成。

可桥梁承载力有限，跟不上集镇日益增多的车辆通行需求。1968年，古桥再次改建，变成如今所见的钢砼梁式水泥桥。

千百年来，芦江上的桥几经变换，从宋代木桥到明代石桥到清代石拱桥，再到1948年的水泥拱桥和如今的钢砼梁桥，每一次翻新，都对应着小镇一段崭新的岁月。

两张老照片背后，是一代代柴桥人念家、爱家的温柔心意。戴楚舫经营药铺，随手拍下家乡风景。其子戴成钧多年后不忘故土，将珍藏的老照片无偿捐献；周耕庐奔走沪甬，全程操劳修桥诸事，贴身留存的影像，漂泊多年终归故里。两张薄薄的老照片，不只是一座桥的光影记忆，更是柴桥人守望故土、同心共建家园的真实见证。

散落于民间的老照片、老物件里，藏着独属于家乡的温柔过往。打捞、守护这些细碎的乡土记忆，留住家乡的烟火与文脉，便是我们回望历史最好的方式。一桥双影，道尽沧桑，也提醒着每一个人：每一件留存下来的旧物，都是不可复刻的家乡故事。

戴楚舫拍摄的柴桥旧照